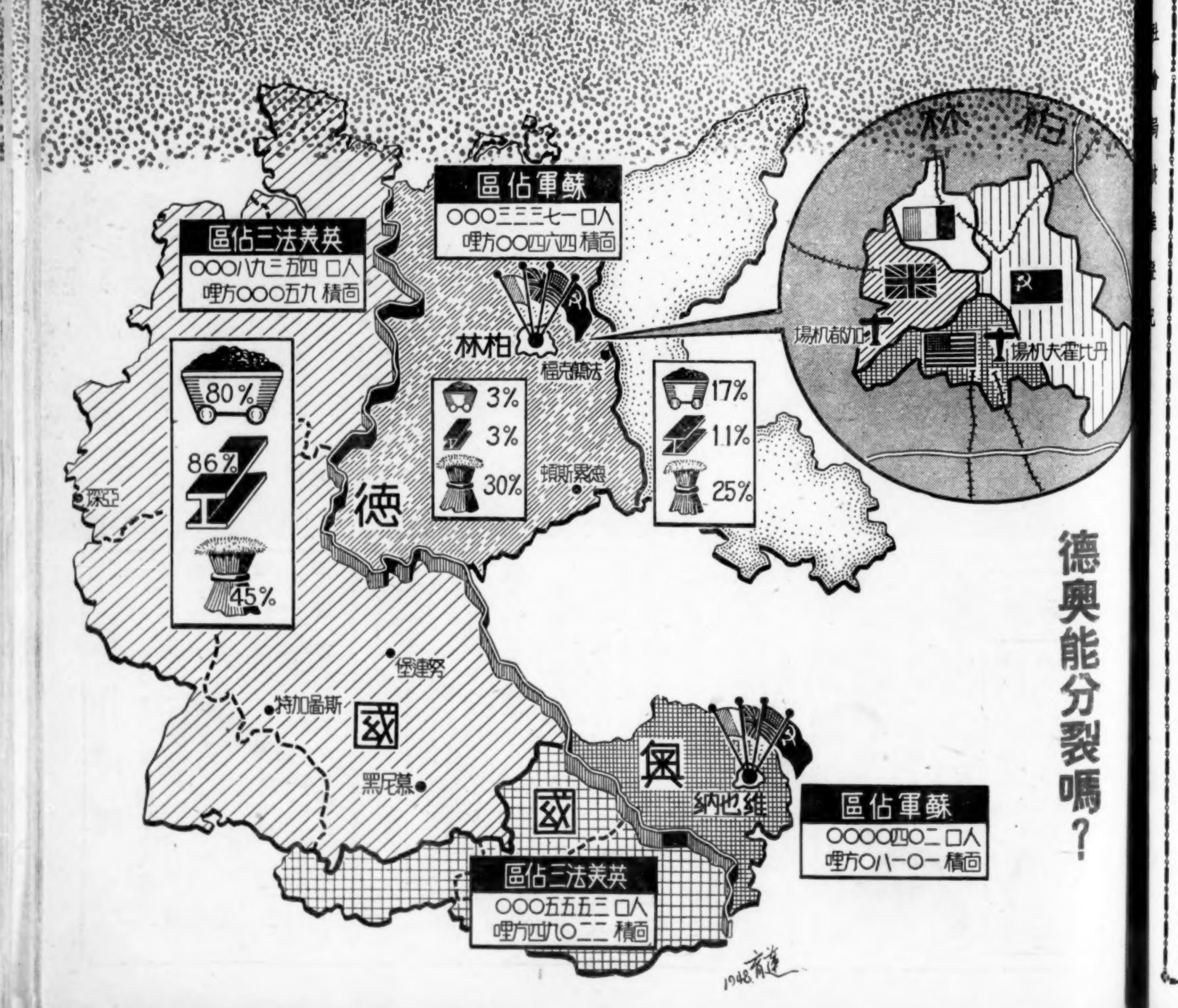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德奧能分裂嗎？

美國國會「歐洲復興方案」
通過之後，歐洲十六國也開會
東歐諸國的是誰？推翻五國和約要把的港重返義國
的是誰？多方百計影響義大利選舉的是誰？撤毀波

冷戰柏林

歐洲的「冷戰」，已經發展到了柏林。由於美英法打算成立德國西部的單獨政府，正式割裂德國，蘇聯也加強管制柏林，阻斷了美英在柏林與西德之間的交通。歐洲的空氣跟着又緊張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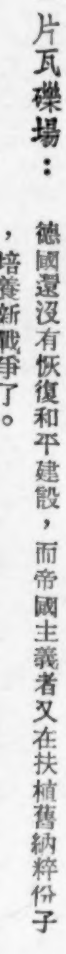


冷眼看冷戰：毫無表情的德國人

美蘇兩強人：德境美蘇兩佔領區軍事的首腦。左：美佔領軍司令克萊；右：蘇佔領軍司令索柯洛夫斯基



無限的仇恨：德境蘇佔領區舉行法西斯遭難者大會，參與者萬人，大半是集中營裏備受苦難的德國人民。他們高叫「不讓法西斯復活起來！」



一片瓦礫場：戰時的毀壞，在德國人民心頭不斷勾起着慘痛的回憶。然而，德國還沒有恢復和平建設，而帝國主義者又在扶植舊納粹份子，培養新戰爭了。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每冊法幣三萬五千元

預定 三月共 十二期計

平寄：三十五萬元
掛號：四十七萬五千元
航平：五十二萬元
航掛：六十五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冷眼看世界

現在是熱辣辣的時候。初夏的天氣，熱烈的「冷戰」，嘶聲的叫囂，狂烈的宣傳，如火似荼的選舉，如醉如痴的「備戰」，排山倒海的烽火，騰雲駕霧的物價，不斷滾滾的金圓，上天入地的膨脹……。

世界往何處去？

倘如你不能沉下你的心，而只冒失的從這些「熱辣辣」的火爆表現中來判斷一切，那你即使不被「熱昏」，也必將變做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們必須冷靜下來。用冷眼來觀察世界，這樣我們纔能眞正把握世界的動向。

字典上向有「哄」「嚇」「騙」等字眼，這在「權力政治」上尤其家常便飯。黑的便是白的，鹿指爲馬，三分說成十分，明明自己幹的卻說別人，明明損人利己又說是損己利人……這一點，在我們分析國際時事的時候，千萬必須弄明白。

＊　＊

卻說上星期的世界是沉浸在義大利選舉的熱狂中，全世界目光注視着這隻地中海長靴的動向。威脅與利誘同來，美機與選票齊飛，在這一幕賽球似的熱狂競選中，看球者的神情，似乎比賽球者本身還緊張起勁。

美國國會「歐洲復興方案」通過之後，歐洲十六國也開會通過了「歐洲經濟公約」。「復總」署長霍夫曼已成了君臨歐洲的第一個紅人。

美英法三國在倫敦開始秘密會談，討論三佔領區的合併問題。分裂德國原是馬歇爾計劃的前提，所以這「秘密」也等於是公開。

在法國，戴高樂跳躍着，在西班牙，佛朗哥等待着。

在中東，巴力斯坦依然是動亂。建議聖地分治的是美國；撤消分治的也是美國。從繫鈴到解鈴，聖地的動亂愈趨劇烈了。

在南美，泛美會議經了一度的波折，但在一片反蘇反共的叫嚷中，又復了會。

在遠東，出現了一個暹羅法西斯獨裁者——鑾披汶；死了一個菲律賓的「梁士林」的總統——羅哈斯。

全韓政黨聯席會議決於下月在北韓平壤開會，南韓獨立黨領袖金九已前往出席。

＊　＊

最近「紐約時報」曾載有一幅大地圖，列舉了世界十二個最危險的區域爲：（一）西歐聯盟諸國；（二）東歐諸國；（三）的里雅斯特港；（四）義大利；（五）德國；（六）奧地利；（七）希臘；（八）土耳其；（九）巴力斯坦；（十）伊朗；（十一）中國；（十二）日本。

該報認爲這些地方都是「美蘇衝突的主要地帶。」

但就事論事，操縱西歐聯盟的是誰？企圖干涉東歐諸國的是誰？推翻五國和約要把的港重返義國的是誰？多方百計影響義大利選舉的是誰？支持希臘內戰的是誰？撤毀波茨坦會議扶植德日的是誰？建議聖地分治又撤銷分治的是誰？供給土耳其軍火的是誰？向伊朗取得油權的又是誰？……

我們當然不能先把地球夷爲平地，說是爲了進攻明天的火星。

義大利總選以後

義大利選舉的總結果雖尚未揭曉，但從已發表的數字看，基督教民主黨大體上已佔優勢。喀斯貝里興高采烈，聲明在一月後組織的新閣中，將不包括民主陣線在內，他更得意洋洋說要「回家把選舉結果報告太太去。」（倫敦二十日廣播）

但最得意的恐怕還是賽姆大叔。幾個月來，好容易的費盡心計，軟硬兼施，現在總算不但可以撈



怪醫

美國舞台上的新角色

回資本，而且暫時的撐住一個聽命的代理人了。

造成這次義大利選舉結果的原因，大致不外乎這樣的幾點：第一是西方神經攻勢的關係。據一位訪問義大利的外國記者說，義國到處牆上盡是美國援助的廣告，意思是說：如果人民民主陣線獲勝，這種援助就要停止。所以義國藝術家勒維感慨係之道：「所有義國人民對於政治的新責任，都有了覺醒，這當然是好現象，可惜的是他們却受到了外國勢力的決定影響。」這次選舉並不是他們本身的選舉（見二十一日上海東南日報）。其次，據十九日塔斯社報道：「在羅馬、米蘭、倫巴底、安東那和那不爾斯等地的投票處，選民們都破獲有人分散事前劃了十字叉的或蓋上基督教民主黨黨徽的選舉票。這種詭計，是要使那些對基督教民主黨不利的選舉票因此成為廢票」云云。如果我們記得以前希審選舉中「死魂靈」投票的故事，可以相信這種舞弊是極其可能的；再次，從局部揭曉的結果中，我們看到薩拉迦脫的社會統一黨已一落千丈，這一方面表示社會統一黨的破產，一面也可能表示該黨的投票已轉移到更右的基督民主黨，猶如過去法國市選中，因戴高樂崛起而社會黨損失選票的情形一樣。

但即使在這種種不利的情形下，義國人民陣線還是獲得了很大的選票，這足見義國多數人民的向背。喀斯貝里手中惟一的王牌是「美援」，但事實上美援只有加重義大利對外國的倚賴性，只有鼓勵了法西斯殘餘的復活，美援不能解決義大利人民迫切要求的土地問題，也不能改善義國人民的生活。因此，喀斯貝里即使繼續握政，他的前途還是滿地荆棘。今後義大利的政治鬥爭，恐將更趨深刻化和周密化吧。

且慢歡喜。歷史正在揭開新頁。

西歐十六國

美國「復興歐洲總署」的招牌已經掛起，由汽車跑街一躍而為署長的霍夫曼，已成了君臨歐洲的一品大紅官。

馬歇爾計劃經了七折八扣之後，似乎就將兌現了。西歐諸國正忙着準備迎候滾滾而來的美元，於是跟着而有西歐五國軍事協定，而有西歐十六國的「歐洲經濟復興公約」，而有美英法三國在倫敦關於德國三佔領區合併的秘密會談。因為依照美國或明或暗的指示，受援的歐洲十六國必須成立軍事同盟（共和黨杜威語）；西歐十六國必須表明如何運用「美援」，表明他們自身將做怎樣的努力；復興歐洲，必須以建立西德邦為基礎。從布魯塞爾、巴黎到倫敦的這三次形式不同的會議，無疑是「一以貫之」地跟這幾點血肉相關的。法外長皮杜爾在簽署「歐洲經濟公約」之前說：「我們在此謹向美國政府、議會和人民表示感謝。這種感謝，在我們並不損失絲毫自尊，但在美國却是當之無愧的。」其實，美國記者薩格斯（Fred Suggs，現駐巴黎）早就很幽默地說過：「自尊心連一格蘭姆的牛油都不值，主持今天歐洲各國總理府的究竟沒有一個天眞無邪的嬰孩。」（見三月十五日新共和周刊）

戰神跟着財神。我們如細看這次援歐的復興方案，就可知道在「經濟」的包皮之外，裏面正是一個潛伏的軍事的核心。有一位評論家說得好：「從美國參謀本部看，這幾十億美元花得確乎上算：沿中歐一道防蘇工事是築成了，既解決美國本身生產過剩的恐慌，又可以換取歐洲及歐屬殖民地的若干國防原料：如錳、錫和鐵礬土。」（四月十七日大公報）

但這並不是說，西歐十六國自身之間，以及他們跟華盛頓之間已經「水乳交融」。現在還好容易不過是開始。隨着局勢的發展，前面必然是荆棘重重。這裏且不說歐洲各國人民日益蓬勃的力量——這當然是最基本的阻力。就拿歐洲各國統治階級內部來說，意見也並不一致。例如英國前航空大臣皮佛勃洛克，始終反對着馬歇爾計劃。他的理由是：（一）英國是可以靠自力復興的；因此（二）必須避免對美國的倚賴。他所辦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曾指出：「我們一開始接受了三十七億七千五百萬元的借欵就犯了大錯。這弄得我們生活為難，而別人却大獲其利。現在我們必須自力更生了。」

在法國也是如此，甚至參與「歐洲復興計劃」

的經濟專家，也在日益懷疑。他們認爲依照這計劃，美國是想從歐洲大規模取得戰略原料，法國萬不能全心全力的支持它，尤其是當美國發生經濟恐慌的時候。

其次，西歐各國自身之間的矛盾也不能忽視。例如英法之間因競爭而起的矛盾就很不小。今年年初因法郎貶値而引起的突兀演變，是一個具體例子。又如在汽車工業方面，英法爭奪世界市場的鬥爭是異常之劇烈。有人建議一種消除這一對立的辦法，即法國致力於小汽車的製造，而讓英國製造大汽車和新型的最講究的汽車。但問題在於：底特律（Detroit 美國汽車業中心）怎樣說？（參閱三月十五日「新共和」周刊）

倫斯特脫髀肉復生

英美法三國代表於二十日在倫敦開始會談，討論西部德國的前途，荷比盧三國也派了范杜南男爵（Baron Michiels Van Verduynen）列席參加。他們將着手解決很久以來未曾解決的問題，俾德國能在「復興計劃」中盡其重大的任務。最主要討論題目之一，當是法佔領區與雙佔領區合併爲三佔領區的問題。

據柏林報紙所載，美國正在着手組織德國的新軍，並將任倫斯特脫（Von Runstedt）爲統帥。倫斯特脫就是當年進攻烏克蘭的德軍南路總司令，此刻還囚禁在英佔領軍的監獄裏。

又據布拉格的"Obrana Lidu"報稱，以前希特勒參謀部的大批官員，業已在美佔領區的卡塞爾（Kassel）組成本部。倫斯特脫即將釋放。這批德國的將軍，將被組織爲美軍的「歷史檢討組」。在佛蘭克福，美軍官員曾說德國的許多將領，曾爲美軍著述戰績的歷史。他們都曾打過蘇聯。他們親歷其境的報告，對於美軍極有價値。（十九日合衆電）

行見倫斯特脫們的髀肉復生了。

一本割裂歐洲的書

巴力斯坦問題

在地中海的東岸，「聖地」的烽火不但未熄，且有愈熾之勢。美國建議分治而復又撤消分治，促成了屠殺的加劇。二十一日，英軍自海法港撤退。阿猶展開了爭奪的血戰。

聯合國通過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是美國建議的。後來阿拉伯反對，流血暴動不已。當時世界以及美國國內輿論都籲請美國表示態度，白宮始終默無一言。這時候，美國已經「脫下了第一隻鞋子」（美「時代」周刊語）。

等到美代表奧斯汀在成功湖撤消分治計劃，另提托管建議時，那「第二隻鞋子」也被脫掉了。

美國爲什麼要脫去兩隻鞋子呢？很簡單，爲了便於「插足」。例如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便是分治計劃的死敵。他認爲執行分治要國際出兵，國際出兵免不了讓蘇聯跨入了巴力斯坦；他又說在地中海打蘇聯要石油，所以中東的阿拉伯人萬萬不能得罪。這幾句話，決定了美國的「脫鞋」政策，也使我們明白了巴力斯坦問題的眞相。

南北韓政黨會議

十九日，南北韓政黨聯席會議在平壤開幕，南北韓政黨及社團參加者有四十六單位五百四十五位代表。南韓自由黨領袖金九及金奎植等也出席。據金九行前稱：「平壤會議如失敗，渠將在北緯三十八度美蘇佔領區分界處切腹自殺。」但平壤會議成敗的關鍵，顯然是在於各黨派代表能否一致着眼於朝鮮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羅哈斯死了

菲律賓總統羅哈斯死了，羅哈斯原是一個「季士林」型的人物，他靠了國際背景的支持，居然做了菲律賓的總統。現在，總統一職已由基利諾（Ellipidio Quirino）繼任。最近特赦出獄的前菲奸總統羅立爾（Jose Laurel）表示反對，並支持其舊部萊克多（Claro M. Recto）繼任。菲律賓可能引起一番內爭的。

在暹羅，鑾披汶的法西斯小朝廷，正在大封文武百官。

在香港，越南廢帝保王正與法國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這中間無疑有國際的背景，主要是會有打擊越盟共和國的陰謀。

四月二十二日



援人乎？援己乎？

義大利往何處去？

舉世注目的義大利大選的結果，大致已經揭曉。但環繞義大利的內外鬥爭，卻不但沒有結束，恐怕還是開始。在今後世界政治局勢的動向中，義大利局勢仍值得我們的注意。這裏輯集的三篇文章，足以幫助我們對於今後義大利局勢的認識。——編者

四月十八日以後

梅碧華

舉世屬目的一天

四月十八日過去了，這是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的一天！

這一天，義大利人民要在票匭前面表示：是要在獨立、自由、民主的制度下過活呢，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爲外國的殖民地附庸？那些心甘情願繼續走着老路的人們，必將使義大利人民倒退到法西斯暴政的時代去，使義大利整個國家陷入尖銳的社會及政治的鬥爭中去，人民也不能不一步一步地挺身起來堅決保衛自身的自由與民主了。

在義大利四千五百萬的人口中，有二千九百零九萬八千零八十五個選民。十八、十九兩天，他們要在四萬一千六百四十八個選舉區中，選舉參議員和衆議員。年紀在廿五歲以上的要選出參議員二百三十七人，年紀在廿一歲以上的要選出衆議員五百七十四人。兩院議員任期都是兩年。這是根據制憲會議所通過的憲法，產生出來的第一屆國會。

參加四月大選的，大體上可以分作三個集團：第一個是人民民主陣線，包括共產黨、社會黨（南尼）等十一個進步政黨、團體和個人；第二個是政府集團，包括基督教民主黨、社會統一黨（薩拉加特）和共和黨；第三個是法西斯右派集團，包括平民黨、自由集團（帝制黨）、義大利社會運動派、國家集團、聯合參戰軍人派等等。按照義大利最近的政治動向，以及制憲會議中許多議案提付表決的情形看去，政府集團和法西斯右派集團幾乎是沒有分別的。參加政府的三黨雖然還穿着「中間路線」的外衣，實際上却是法西斯派的清道夫。政府在壓制法西斯份子上的怠工，已經到達登峯造極的程度。大選前夕，法西斯份子不斷地使用恐怖手段，向人民民主陣線挑釁，政府不但熟視無睹，而且在客觀上是予以鼓勵的。他們的共同仇敵便是愛護獨立、自由、民主的義大利人民。

因此，參加四月大選的就祇是兩個陣線的鬥爭：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大選總結果已於廿一日晚公佈，參衆兩院得票百分比所佔席數如下：

參院：基督教民主黨，得一千零七十四萬零一百卅一票，佔百分之四十七·九，可望取得一百十六至一百十八席；人民民主陣線，六百九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票，百分之卅一，七十五至七十七席；社會統一黨一百五十八萬零七百廿二票，百分之七，十二至十四席；國家集團（右派），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七百四十一票，百分之六·一，十二至十四席；共和黨，六十三萬七千四百三十三票，百分之二·九，七席；帝制黨，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票，百分之二，五席；社會運動黨（法西斯派）二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六票，百分之一·一，兩席；其它各小黨，四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四票。

衆院：基督教民主黨，得九百五十五萬四千六百十四票，佔百分之四十八·五，可望取得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七十九席；人民民主陣線，六百三十三萬零六百十四票，百分之卅二·一，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二席；社會統一黨，百分之五·七四，卅三席；國家集團百分之三·三，十八席；帝制黨，百分之二·四，十四席；共和黨，百分之一·六，九席；社會運動黨，百分之一，六席；南的羅爾黨，百分之○·五，三席；農民黨，百分之○·一二五，一席；撒丁尼亞行動黨，百分之一二五，一席（衆院數字尚待正式公佈）。

喀斯貝里的方向

四月大選，是以義大利戰後外交政策的總方向爲鬥爭中心的，這絕不是偶然的。自從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出籠以後，不祇規定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也是規定了義大利外

交政策的方向的。大選前夕，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在華盛頓公開勸請義大利人民投票抵制「共產主義」，他說：「美國準備輔助義大利，但義大利政府如爲共產黨，則美國將不能爲力」。（十六日華盛頓法國新聞社電）早先，副國務卿羅凡特就說，義大利人民陣線如果勝利，美國貸款便要取消。

這些來自美國的「鼓勵」，規定了基督教民主黨所要選擇的服務對象是華爾街的少數富翁，而不是義大利廣大的人民。大選前一個星期，喀斯貝里在熱內亞演講，公然說反共力量必能賴美國的援助獲得勝利。

美國眞是盡了非凡的努力。自由輪、船艦、軍火、槍械、黃金、紙烟、兩次貸款，這是實質的援助。美國海軍在地中海上示威，在喀斯貝里政府的「邀請」下進入大蘭多港等義國港口，超級空中堡壘在歐洲天空列隊飛行，這是武裝的恫嚇。把的里雅斯特港作爲獎牌，把非洲殖民地作爲誘餌，把義大利加入聯合國問題作爲引線，這是場外的助威。所有這一切影響義大利大選的活動，已經到達了空前的程度。莫怪八十四位美國作家、藝術家、演員和牧師在致杜魯門的電文中要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會容許義大利干涉美國選舉的。聽到美國大使竟參與義大利的競選運動，我們尤其感到震驚。誰也不會允許義大利大使來干預美國的選舉的。我們要求終止一切外界對義大利民主選舉程序的干涉。」（十六日紐約塔斯社電）

獨佔資本家的樂園

對於義大利大選的干涉，是要把義大利變成獨佔資本家的樂園。美國國務部所担心的是義大利人民民主陣線的勝利會帶來反對國內外獨佔集團的鬥爭、會帶來物價管制、工業收歸國有、土地實行改革。國務部必須保障美國獨佔資本家在義大利煤油工業、汽車工業、水力發電廠及其它各業方面的投資。美國美孚油公司不是正在波河流域加緊勘察石油嗎？義大利已經被拴上實施馬歇爾計畫的歐洲經濟復興公約。義大利的經濟主權注定了要聽命於設在華盛頓的歐洲復興總署的指揮了。這就是意味着義大利沒有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前程。它不能按照自已的需要吸收國外的原料和食糧，它不能自由輸出工廠製成品。基本上，義大利已經成爲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自由市場，成爲美國戰略原料的供應者。它不再爲自已的利益而生產，不再爲自已的利益而輸出。一九三七年，美義貿易中美國對義大利的入超還祇是二千九百萬元以上，到一九四七年已經是五億元以上了。今年自然還要增高。馬歇爾計畫給義大利安排的命運，便是喪失具有生存攸關的原料，工廠的萎縮和倒閉、失業人數的增加、通貨膨脹、物價上昇……一句話，就是使義大利人民更苦痛。

西歐聯盟成立以後，義大利外交部已經非祇一次地在與英法暗中接洽。這局面，在大選以後，一定會很快地開朗起來。英國外相貝文所號召的「西方同種的靈魂」，是不會漏掉喀斯貝里的。美英法正在積極地爲義大利爭還的里雅斯特。與其說是把的里雅斯特歸還義大利，還不如說是將成爲美國在亞得里亞海腋下的一個海空基地。在非洲，美國對於厄立特里亞和的黎波里是不能放鬆的，英國對於索馬利蘭和昔蘭尼加是頗感興趣的，法國對於利比亞西南的斐贊也在要求讓與。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大島是美國夢想成爲原子彈攻勢之基地的。這些情形，說明了義大利所將取得的地位，是美國世界戰略網的一部份。喀斯貝里正是完成這個「偉大」計畫的代理人。

無論如何，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把義大利組織到美國體系中去的計畫，是不能順利達成的。從前如此，大選以後也是如此。

義大利往何處去？

喀斯貝里控制了義大利政權，但永遠不能控制義大利人民。因此，喀斯貝里就必須在加緊壓迫人民民主權利的法西斯暴政中維持下去。基督教民主黨人在競選演說中，公開宣稱他們如果勝利，就要遍設集中營，監禁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的牢獄就要大增。法西斯派國家集團的一個領袖說，如果他們勝利，那些遭受法西斯迫害的人們，就不得不又走上流亡的道路了。這種反共宣傳，實際上是反義大利人民。一切進步政黨、抵抗運動者、民主份子將遭到暴虐的待遇。喀斯貝里既然願意把國家的命運與美國聯繫起來，就不得不替美國掃除障礙。

但是，義大利人民民主陣線並沒有失敗。他們在全國範圍的競選中，充份地暴露了基督教民主黨、社會統一黨、共和黨以及各派法西斯黨的眞實面目。他們不可能和喀斯貝里「並坐論政」，也就是不能參加違背人民利益的聯合政府。人民民主陣線奮鬥的目標是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復活和反動勢力的再起，驅除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保障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喀斯貝里是不能完成這些目標的。人民民主陣線今後自然還要爲這些目標奮鬥，雖然困難是更多了。

人民民主陣線所要實現的是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的聯合政權，這樣的政權通過新民主的政治經濟措施，是能夠消滅國內外獨佔資本勢力的。不是這樣，就是倒退，走向反動，恢復法西斯統治，成爲外國的殖民地附庸。四月大選絕不是喀斯貝里的勝利，因爲他們把義大利國家拉上了倒退的道路，就絕對不會顧到義大利人民的幸福。反之，人民民主陣線在羣衆中的威信是空前的提高了。人民民主陣線無疑地將在國會兩院和義大利政治生活中成爲一個重大的力量。雖然，義大利走向新民主的道路，將有多少的迂迴曲折，但，眞理是在行進，不論什麼威脅，不論什麼障礙，也不會扭轉歷史的道路！



本刊特約美國通訊

美國資本與義大利選舉

葉夢殊

一 關心他人的選舉

今年是美國的「選舉年」。春雲初展，目前在各州，民主、共和與華萊士的第三黨，已經展開今年十一月大選的初步角逐了。然而，奇怪的是美國一般大資本家控制下的報紙，却在盡力哄動着義大利的選舉。他們關心他人的選舉，似乎超過於美國自己的選舉。

報紙不斷用大號標題，誇張着指出：「注意四月十八日！」甚至有人鼓動在美國的義籍美人，寫信回義大利去，要他們投票給美國控制下的基督教民主黨，不要投共產黨和左翼社會黨的票。這樣關心別人的事情，似乎和「大西洋憲章」中尊重各國人民有選擇其政府形式的自由，是大相違背了。也許這是「天下一家」的新版吧！但也許，這中間是充分表現着「一家天下」的意味的。

關於義大利選舉的形勢，和美國統治層的看法，三月十二日的「美國新聞．世界報告」週刊（US News-world Report）中，曾經勾畫出一個很清楚的輪廓：

「義大利的重要日子，是選舉日，四月十八日。危機在向前發展。

「目前的情況，共產黨對於競選，似乎很有把握。

「共產黨告訴給選民的，是具體的、切實的。共產黨保證勞工者可以管理他們在工作的工廠。他們答允農民應保有其流着汗血的土地。

「他們告訴給農民的，決無一點含糊籠統之感。共產黨員帶着選民到田地上去，預先把土地的新劃分告訴他們，然後說：『我們執政之後，這些土地就是你們的了。投票給我們，幫助我們取得勝利吧！』

「政府的宣傳是好高鶩遠，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易了解的。要他們怕蘇聯，親美國，似乎不及食物、工作和房屋的來得需要。

「目前的展望，共產黨和他的同盟者左翼社會黨，可以得到百分之四十的選票，或者會超過政府方面的得票數。就常例言，這就表示他們可以在內閣裏面佔得幾個位置，甚至控制了內閣。

＊

「然而，選舉也許不能解決問題。爭取政權才是眞實的事情。

「理由是義大利的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希望把共產黨排斥於內閣之外。這樣就產生了左與右的鬥爭。

「這樣，共產黨的目標，是至少要能夠控制義大利北部。

「那將會引起美國的干涉。義大利將會成爲希臘第二，又是一個對於地中海控制權的威脅，又是一件美國傷腦筋的事情。

「但是，這裏有着的，將不是二萬個希臘游擊隊員，而是幾百萬義大利游擊隊員呢。於是，對於法國、對於全歐洲，其威脅也更接近了。

「所以，今年義大利的選舉日，是對於大部分世界的一個危機。」

從這一清楚的輪廓中間，我們看到幾個重要之點：第一、義共和左翼社會黨的競選綱領，是眞正能夠打動工農人民的心理的，因而他們在競選中間，預料可以佔得優勢。第二、義政府的唯一靠山，是美國，而他的競選綱領，空洞不切實，無法取得人民的信仰。第三、美國不顧他扶植的義政府被左派所代替，所以左派如果在選舉中勝利了，他準備加以「干涉」。

至於美國所以這樣關心義大利選舉的原因，說老實話，不是空洞的所謂「危機」，而是對於美國在地中海上的「控制權」的威脅吧！

二 美國資本的新園地

事實上，把義大利的國際關係完全看成一個地中海上的軍略地位的問題，還是不對的。「政略決定軍略」，而在政略的背後，還有獨佔資本的經濟利益與義大利人民的利益，在起着鬥爭的決定的作用。這一點，我們是萬萬忽略不得的。

這裏美國報紙上充滿着關於義大利左右兩派衝突的報道，而眞正深入的材料，却不多見到。四月二日，我讀到了一位名叫摩頓（Peter Morton）的記者給「聯合勞工通訊」寫的一篇專文，他說明了從戰時到戰後幾年來美國大資本在義大利的經濟擴展，可說是相當寶貴的材料。摩頓明白地指出，在四月十八日義大利選舉中所要決定的，乃是美國大資本的金元利益能否在義大利擴大其獨佔控制的問題。因爲，義大利的左翼人民陣線如果在選舉中勝利了，則當然的許多主要工業將歸國營，土地分給農民；那是對於美國大資本的一個眞正的威脅了。所以，美國報紙關心義大利的選舉，超過於他們關心本國的選舉，是有原因的。

據這位記者摩頓說：「自從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美國在義大利的重要投資，已經增加了三億美元

。通用電氣公司正在開發哇斯太山谷（Aosta Valley）的水力發電工業。紐佳色的美孚油公司在正開發西西利的油田。世界航空公司（Trans-World Airlines）已經控制了義國百分之四十的空中交通。」這以外，杜邦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奧的斯電梯公司、美國出口航運公司、美國鋁公司、美國電熱公司、威斯丁好斯燈泡公司、以及西部電氣公司等等，都已在義大利擴展了他們的投資利益。

美國大資本在義大利的勢力擴展，在過去一年中間，發展得最為厲害。也許這是靠了杜魯門主義的福吧！我們還記得，去年春天，義大利的主要商業談判代表朗巴杜（Ivan Matteo Lombardo）來到了美國，他儼然以出賣義大利經濟利益的姿態，在這裏大事宣傳，說美國的大企業一定會把義大利看做一個獲取利潤的投資場所。去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紐約先鋒論壇報在報道朗氏的意見時，說：「他認為美國對義大利投資一定可以獲取大利的另一理由，是義大利工人工資的低廉。」

這樣，美國和義大利訂立了商約，義大利的喀斯貝利政府把大門敞開，引導美國的大資本以很大的速度，滲入了義大利的一切工業部門。商約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容許美國的私人企業在義大利享有與義國本國企業同樣的權利。於是，依照「大魚吃小魚」的公例，美國的大企業立刻把義大利的土著企業一個個併吞了。

就美國講來，它也很做了一些慷慨的姿態的。去年八月十四日第一次美義商約成立的時候，美國政府宣布放棄了義政府所欠的九億美元的債欵。這一慷慨的表示，等於給美國資本在義大利加了油，它可以通行無阻進入義大利經濟各部門，而其獲得的利潤，則會遠過於它所放棄的舊債的。

美國的大資本怎樣獲得了大利潤呢？這裏有一個最好的例子。

原來在戰前黑衣宰相墨索里尼執政的時候，美國的獨佔資本曾經在經濟上大大幫過他的忙。當時，美國大財閥摩根公司、煤油大王洛克斐勒控制下的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以及現任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的狄隆．里特公司（Dillon Read），為墨索里尼發行了九千四百萬美元的債券，那些債欵都是美國的投資者所吸收着的。

為了這點血脈上的關係，美國大資本對於義法西斯政權，一向是頗為關懷的。然而，虎兒長大了，認不得主人。一九四〇年，義大利參加軸心作戰了，從那年起就停付債券的利息。珍珠港事變以後，這些義大利債券在美國市場上跌價之慘，非可想像，原來一元美金的價值，只要五分或一角就可以買到了。然而，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的商約成立以後，義政府同意了承認墨索里尼時代的債券，而且答允追付過去所欠利息。這樣，平地一聲雷，美國的債券持有者獲得了一三六、四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暴利。

在美義談判的中間，去年六月十三日，紐約時報曾經這樣說：「照美國官方的解釋，義政府決定償付戰前政府公債的價值，是作為對於義大利經濟的留置權的一個表示的。」為了這樣，義大利的左翼和勞工團體非常猛烈的攻擊八月十四日的商約，說這是有計劃地把他們的國家「降為美國的經濟上的附庸」。

三　眞正的危機在那裏？

「是的，美國的大資本者把義大利看成了一個新闢的園地；義大利的保守統治者也把美國看作了唯一的靠山。美國報紙把四月十八日義大利的選舉看成一個空前的「危機」，主要是從大資本的利益出發的。

這裏有一點，也許是美國的大資本者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他們無法阻止義大利人民的左傾。他們不能不承認義大利左派的競選綱領是「具體而切實」，因而可能得到百分之四十的選票；因而他們只能以武力的示威和干涉，來影響這次的選舉。

在根本上，今天義大利經濟的貧困，是近於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由於戰爭中的破壞，義大利損失了它原有的百分之三十的電力廠，百分之五十的鍋爐，百分之八十五的商船。現在，義大利有八千六百萬個工人，其生產力只達到十年前四千四百萬工人的百分之六十。有兩百萬個勞工是失業着。

為了義大利工業的恢復，它需要輸入煤。在戰前，義大利是德國魯爾煤礦的最大主顧。但是，現在美國的煤公司已經控制了整個的義大利市場了。去年八月的美國「幸福」雜誌這樣報告着：美國賣給義大利的煤，每噸值美金二十二到二十四元，「其中有十四元美金，是美國船公司利用船隻的缺乏而賺了去的。」這篇文字中又指出，假如義大利繼續用美國的煤，比之用歐洲的煤，義大利要多付出一億美元。

這正是美國的大資本所要求於義大利的，而這也正是今天義大利加速趨於貧困的理由，義大利的左派指出目前的「危機」，是由於唯利是圖的外國和美國獨佔資本家不去開發國內的資源，扶植工商業，不顧到義大利人民的利益，這是很容易打動人民的心的。

當然，義大利的左翼勝利了，大規模的工業國營化計劃、土地改革、以及對於私人資本的獨佔控制的防止，都會一一實行起來。即對於美國的大資本，確實是一個「危機」了。

義大利的選舉結果，在我這篇通訊刊出的時候，也許已經揭曉了。我必須強調指出的，即使美國用了金元和砲艦幫助義大利政府競選，義大利的眞正「危機」，不但不會消滅，恐怕會更加嚴重化吧！

四月六日於哈佛

本刊特約倫敦航訊

從倫敦看羅馬

琪昂



這篇通信，因收到較遲，以致不及在四月十八日以前發表。但其中分析，仍足幫助我們認識今後的局勢，絕不致成爲「明日黃花」。——編者

羅馬的春天到得特別早，台伯河畔的柳樹已經披上了碧綠的新裝。天空像藍色的寶石一樣，透明、澄澈、耀眼，鮮花也早就上市了。可是這明媚的春光不再吸引羅馬的市民，他們被捲進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熱狂裏。幾乎有兩個人聚集的地方，就有關於大選的談論，……。

這是從一位朋友最近由羅馬來信中摘錄的幾句話，然而已足够說明義大利人民對於即將來臨的大選的關切了。四月十八日，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距今不過半個月。在法西斯暴政下被奴役了二十年的義大利人民，將在半月後的今日，用投票來選擇他們的代表，組織新政府。這件事不僅關係着四千五百萬義大利兒女未來的禍福，也吸引着國際（特別是美國）的視線。

早在三月初旬，美國就開始以不安的心情。「警告」義大利人民說：如果共產黨在四月大選獲勝，義大利將喪失美國的貸欵和一切援助。三月中旬，貝文外長又復僕僕於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完成了西歐聯盟傑作。一週前美英法當局又建議修改對義和約。將的港歸還義大利。所有這一連串行動，都不外乎想直接或間接打擊義大利人民，替日益走向反動的喀斯貝里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撐腰。

美國之所以「關心」義大利大選，是很容易理解的。從地理上看，義大利恰恰是介於西歐和所謂「鐵幕」之間的國家。如果義大利走上新民主主義的東歐的道路，不僅美國喪失了一個反蘇的前進基地，而且對於法國人民是一個重大的鼓勵。換句話說，法國人民的力量將更强大到足以掌握國家的命運，這樣，歐洲大陸上的兩大資本主義的台柱既去，英國也就不能有所作爲，美國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以情勢已很明顯，如果代表義大利大多數人民的政黨在大選中取得勝利，歐洲將大踏步地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邁進。資本主義的世界將更狹窄，更加速崩潰，這對於美國的大資本家自然是很不利的。

美國怎麼能不「關心」呢？如果爲她所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在大選中有充分把握，問題也許不太嚴重。然而不幸的是連最保守的估計，也不能不承認在基督教民主黨對面的民主人民陣線力量的日益壯大。今年二月中旬，美國駐義大使唐・詹姆斯（James Dunn）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就警告說，如果美國不採取「特殊步驟」，人民陣線就將在大選中獲得勝利。唐氏是美國外交界中著名的極端右傾分子，他的報告當然不至於親共。從而，美國不但是對義大利局勢十分關心，而且是「不勝焦慮之至」！

大選前夜，義大利的政黨眞如雨後春筍，據統計已有九十九個之多，然而，眞正够得上稱爲政黨的却只有七個。這七個政黨就是喀斯貝里的基督教民主黨、包括共產黨和社會黨爲主的民主人民戰線、右翼的民族集團、自稱爲「中立」的社會主義聯盟、保皇黨、親法西斯的社會主義運動派和共和黨，而在這次大選中能够相抗衡的又只有基督教民主黨和民主人民陣線，這兩大政黨眞可說是棋逢對手各有千秋，現在我們且來檢討一下。優勢究竟在哪一面。

粗心的觀察家，很容易相信基督教民主黨擁有一切優勢的條件，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首先，牠是執政黨，一切國家機構（包括軍隊和警察）都掌握在手；其次，牠有美國金元老闆的支持，傳說在本年一月廿八日美國和義大利政府就有了秘密的軍事協定，其中包括兩國間軍備標準化的條欵，美國更供給大量武器，而美國艦隊巡視義大利各海港，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第三，牠得到梵蒂岡教皇的支持，前不久教皇庇護第七曾頒佈詔書，任何教民，如果投人民陣線的票，將受「出教」的處分，在復活節日，教皇更向數萬教民發表長篇反共演說，這些都是積極支持基督教民主黨的表現；最後，基督教民主黨還有義大利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經濟上的援助，而且這些大資本家控制了全國的廣播電台和百分之九十的報紙。

所有這些有利於基督教民主黨的條件，當然都是不利於人民陣線的，因此，從表面的現象上去觀察，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基督教民主黨將會勝利。

但是，在我們檢閱基督教民主黨的上述的優勢的時候，不要忘記，四月十八日那天參加投票的不是金元老闆，大地主、大資本家和教皇的忠實信徒在義大利畢竟是少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民都是普通的平民，這些人對基督教民主黨已經喪失了信仰，這是在未來的大選中，基督教民主黨唯一的也是致命的弱點。被法西斯奴役了二十年的義大利平民，並沒有喪失了他們的良知，尤其在過去這兩年中，他們眞正認識了誰是朋友，誰是仇敵。

他們清楚地記得，正是今天大呼「紅色恐怖」、大呼基督教民主黨在大選中一旦失敗，義大利就得不到美援的這位喀斯貝里首相，兩年前說些什麼？喀斯貝里兩年前對

人民提出了太多的諾言：土地改革、國有政策、充分就業、和平團結四項是諾言中的重要部分，可是今天的事實是，土地改革從未着手，在美貨充斥下，工廠關門，失業人數激增，充分就業成了諷刺，國有政策在資本家反對下，從未認真執行，九月前更在內閣中排出了共產黨和社會黨，使國家陷於分裂。兩年前，義大利人民選擇了喀斯貝里，是為了他那些輝煌的諾言能有實現的可能，今天喀斯貝里和他的黨已經百分之百背棄了自己的諾言，義大利人民不是瘋子，他們沒有理由再投基督教民主黨的票。

和基督教民主黨對立的是民主人民陣線，這裏包括杜格里雅蒂領導的共產黨、南尼領導的社會黨以及其他進步黨派，包括天主教徒在內。人民陣線的口號是「工作！自由！和平！」這是針對着義大利當前局勢的三大口號，也是義大利人民今天的神聖任務。喀斯貝里曾經說過，基督教民主黨所追求的也是工作、自由、和平，但是離開美援，這三大任務就無從實現。

然而，喀斯貝里依賴美援的錯誤是每一個義大利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當美國商品和糧食汎濫義大利市場時，勢必摧毀所有義大利的工業。工廠倒閉，工人將無工可作，同時為了爭取美援，喀斯貝里不惜喪失主權，使美國金元勢力長驅直入，把義大利變成進攻東歐和蘇聯的基地。義大利的自由與和平已經受了威脅，所以義大利人民，尤其是北部的職工，都反對馬歇爾計劃，他們認為這計劃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權。

此外，人民陣線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對於南部，特別是西西里島廣大的貧農，是較馬歇爾計劃更使他們感到興趣的，他們自然會支持人民陣線。

在我們瞭解了義北千百萬職工和義南廣大無產貧農的政治感情之後，就不難看出人民陣線在這次大選中潛在的條件，實在遠較基督教民主黨為優。因此，我們也不妨作如此的假定，在四月十八日那一天，倘若義大利的選民不受任何壓迫，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投票的話，勝利一定屬於人民陣線。

義大利四月大選將是人民和舊統治者的鬥爭，是新世界和舊世界的鬥爭，它的勝敗不但關係四千五百萬義大利兒女的幸福，也將決定資本主義的命運。在這場鬥爭裏，情勢已非常明顯，勝利是站在人民的一面。然而，鬥爭是一個你死我活的事業，義大利的舊統治者不會束手待斃，金圓老闆對於他的忠實的代理人也不會見死不救，美國已經在採取「特殊步驟」，地中海上的美國艦隊不是已經駛進了第勒尼安海，聲言將「待命行動」？而據本月一日的新聞電訊，義大利北部的都林市內，已破獲了所謂「義大利解放軍」，準備以武力干涉選舉的大陰謀，領導人是曾經參加侵蘇戰爭的法西斯軍人墨西（Messe）和前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長、新近為喀斯貝里任命為內政部次長的皮克（Pieche）。鬥爭在白熱化。結果如何，且等事實來回答。四·三

執行「馬歇爾計劃」的紅人

「復總」署長霍夫曼

葵軍

四月九日，霍夫曼（Paul G. Hoffman）正式榮任了美國援歐復興總署署長，成為喧嚷了幾近一年之久的馬歇爾計劃的實際的執行者。霍夫曼是誰？他原是負責華府經濟事務的一個三等角色，他是一個汽車「跑街」，想不到「平地一聲雷」，一躍而為世界報紙頭條新聞的人物，成為君臨歐洲十六國的太上皇了。

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霍夫曼生於芝加哥，曾在芝加哥大學讀了一年法律，後來到一家汽車修理行做幫手。二十歲後，他在斯蒂特倍克汽車公司充當汽車跑街，四年後升任該公司洛山磯分公司營業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從軍兩年，退役後仍從事於汽車買賣事業。

一九二五年霍夫曼任斯蒂特倍克汽車公司副總裁，一九三三年當該公司破產時，他曾幫助重組，一九三五年起任總裁。二次大戰時，在霍夫曼的督導下，斯蒂特倍克汽車公司不僅製造汽車，還生產飛機、軍用卡車、水陸兩用坦克車，成為美國生產重軍器的企業之一。霍夫曼是總統「對外援助委員會」委員之一，這個會是由商務部長哈里曼任主席的。從一九四二年開始，他任「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這是由一羣商人所組成的團體，這個委員會對美國經濟事務方面的研究和報告曾引起廣泛的注意。

他在商界方面混了很久，因而他對國內外的經濟事務，都很有經驗，也因此而博得了華府的器重。他曾參加一部份哈里曼的對外援助報告書，早自一九四一年二月起，就是商務部所屬的商業顧問委員會顧問之一。一九四六年為總統的經濟委員會中的一個商業顧問。此外，他又擔任了紐約人壽保險公司、聯合航空公司、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協會、芝加哥聯合準備銀行的董事。

霍夫曼是美國陸軍部主持下的特萊柏訪日代表團團員之一，最近曾視察日本和朝鮮，他主張美國應使日本早日成為一個遠東的強國，他反對拆卸日本工廠作為賠償。

援歐復興總署已在霍夫曼主持下着手組織中。這個總署直接向總統負責，他所要援助的範圍除歐洲十六國外，還包括中國在內。在這個總署內，將有一個援歐工作監視委員會的組織，由參衆兩院選派代表組成，參議院方面的人選已經由范登堡宣佈，共計五人，即共和黨參議員洛奇和史密斯、民主黨參議員康納利、共和黨參議員白里奇和民主黨參議員麥卡朗。前三人代表參院外交委員會，後兩人代表參院撥款委員會，至於衆院方面的代表人到今天還沒有正式公佈。

時代與人物



鑾披汶東山再起

潘光祖

被稱爲「暹羅大獨裁者」的鑾披汶，終於「東山再起」，親自登台組織新政府了。

鑾披汶是怎樣一個人，幾乎再也用不到詳加介紹了。他一向有「暹羅的墨索里尼」之號，提倡所謂「大泰主義」，在國內强迫人民信仰佛敎，排斥民主份子，實行獨裁，對國外則援用外力——特別是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合作，——先後向越南、緬甸、馬來亞割奪領土，誣稱華僑爲「東亞猶太人」而加以驅逐掠奪，摧殘我文化敎育、封閉我報紙雜誌，甚且還迎合日軍閥意志，向英美正式宣戰。日本軍閥投降之後，自由暹羅宣佈他爲「第一號戰犯」的罪狀，一度加以逮捕。但是，他和國內封建勢力、軍政官僚、大僧侶、大商人乃至國外列强壟斷資本，都有微妙的關係，所以在戰犯法庭審判中，他竟獲「無罪」釋放，那正是「民主黨」領袖乃寬·亞拜橫和「自由泰」領袖杜尼巴莫兩個首相交替，也正是英美在暹矛盾尖銳化的時候。由於他「無罪釋放」，在軍政金融各界和他有密切關係的（本國及外國人），都可以放心維持原來地位了。他雖暫時表示「退隱」，實際上却利用國內國外各種關係，繼續暗中活動，準備東山再起。到了去年，更集合軍政各界舊時部屬，成立「國家主義黨」和「正義黨」，在十一月八日掀起政變。所以，這次暹羅政府改組，鑾披汶重掌政權，出任首相兼內長，實際上是去年「一一八政變」當時就已決定了的。

「一一八政變」中鑾披汶所以獲勝，有着國際和國內的二重因素。在國內由於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者和貴族官僚及大地主妥協的政權，腐敗無能，以致人民生活困苦，甚至有人嘆息「還不如鑾披汶時代」；在國際，由於戰後，國際好戰派的活躍，對法西斯殘餘的優容及對民主勢力的壓抑；加以英美等列强在暹羅奪取權利及代理人的競爭，這一切都使暹羅的反動派獲得活動的機會，並且鼓勵他們抬頭。鑾披汶的軍人集團因此敢於發動政變奪取政權。

「一一八政變」之後，鑾披汶爲防國際輿論、聯合國機構及民主各國的大義申討，所以曾假裝「無意親自執政」。當趕走了由「職聯黨」及「憲法陣綫」支持的鑾貪隆政權的時候，拉出反對鑾貪隆政府最激烈的乃寬·亞拜橫來組織過渡性政府。不過，乃寬·亞拜橫（一譯亞費望）及其「民主黨」，有保皇黨、貴族大地主努力支持，他們一面盡力擴張自已的努力，以「革新政治」、「肅淸貪污」、「改善民生爲號召」，使人民暫時麻醉，甚至被趕走的鑾貪隆及數十年來操縱暹羅政局的鑾巴立（即乃比果）等也不展開反攻而和他們妥協。一面又直接和國外列强「辦外交」，連絡美國、敷衍英國，且設法使中國予以承認，國際間已正式或非正式承認「一一八政變」爲「合法」了。這種形勢使「政變派」（軍人集

讀者·作者·與編者

生產過剩與通貨膨脹

編者先生：今天讀完貴刊十四期所載淑之先生的「美國勞資鬥爭的第三回合」一文，有二個問題無法理解，特提出請求解答。

（1）由於生產過剩的緣故，最近美國物價曾見下跌。物價旣往下跌，生活程度一天低一天，工人的收入應該可以過得去了，爲什麼還要求加薪？

（2）通貨膨脹是物資缺乏而發生的現象，目前美國旣是生產過剩，爲什麼還要發生通貨膨脹。

讀者江義興謹上

★

義興先生：

關於先生提出的兩個問題，現在作簡短的解答如下：

一般的說，通貨膨脹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爲了彌補財政赤字而無限制的增發鈔票，另一種是爲了緩和經濟恐慌，轉嫁負担給工人和薪水階級實行「有限度」的通貨膨脹。前者如中國，後者如現在的美國。

杜魯門於去年十一月在國會中提出「反通貨膨脹」計劃，指出物價上漲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對於物資的「求過於供」，也就是來信所謂「通貨膨脹是物資缺乏之的現象」。事實上，美國的物資並不缺乏，據美國勞工局的估計，到去年上半年爲止，美國各貨棧裏囤積的商品總值達「三百四十億」美元之鉅，爲了消費這些過剩的物資，消費者必須擴大百分之二十五的消費量。同樣的，美國通貨膨脹的程度也並不眞正嚴重，就通貨的流通量看，「一九四〇年底美國的鈔票發行額是八十七億，到一九四六年底增加到二百九十億，約增加三倍半。商業銀行的存款額，一九四一年是七百十二億，一九四六年是一千三百八十三億，所增也將近一倍」。而「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結束的會計年度，國庫盈餘達七億五千萬元」。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美國還用不着用發行鈔票來彌補收支的差額。

就上面的材料來看，美國物資並不缺乏，通貨膨脹亦不嚴重，那末爲什麼物價要上漲呢？

那是因爲資本家利潤的擴大。以一九四七年美國大

圖）更有勇氣從乃寬亞拜橫手中奪回「政變的果實」，擁戴自己的頭子鑾披汶親自組織政府。這次四月八日的「逼宮」一幕，就此演出。

從數十年來暹羅內政史來看，政治勢力的矛盾複雜之中，隱然有保皇黨和反皇黨兩大系派的不斷鬥爭的痕跡。保皇黨以皇族、王公、貴族、大地主為階級基礎，包括乃寬．亞拜橫領導的「民主黨」、克立巴莫親王領導的「進步黨」（克立巴莫之弟社尼巴莫為「民主黨」的中心主幹）、和老政客官僚乃觸所領導的「民主會」等等，不久以前亞拜橫包辦的「大選」，「民主黨」大勝，保皇派努力日益增強，使敵對者惴惴不安。敵對者的反皇黨，即所謂「政變派」，淵源於一九三二年的「人民黨」，當時巳分成：鑾巴立為首的文治派，擁有相當海軍實力，和鑾披汶為首的軍人集團，在陸軍中勢力甚大，兩者間矛盾也很深。他們的成分都很複雜，主要是軍人、買辦資本家、大商人、一部分大地主，和少數民族資產者、少數小資產階級。彼此利用外力，爭權奪利，成為現代暹羅史最重要部份。然而對保皇黨系統而言，這兩派是一致的。所以，號為「民主開明」的鑾巴立，身為「職聯黨」、「憲法陣綫」及「自由泰」領導人，却也曾與鑾披汶合作過，有「三朝元老」之稱。而對日合作的鑾披汶，對鑾巴立鑾貪隆等也時而排斥時而拉攏。「一一八政變」後鑾巴立雖一度出亡，但當國內民主勢力起而反抗鑾披汶政變時，他又在新加坡發言「愷切勸阻」；自己也「坦然返國」！

但暹羅國內黨派鬥爭，實際上只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暹爭奪的結果。二次大戰以後，英美兩國即不斷在暹演出激烈的鬥爭。一九四六年初英國對暹提出廿一條件，因美國反對而改為十六條。接着又有美暹對英暹商務貿易條約權利的鬥爭。英國在暹羅支配的地位，已漸因美國的干涉而削弱。相反，美國則利用種種機會而擴張在暹勢力，從暹羅各政黨及實力派中找取自己的代理人。當去年「一一八政變」之時，美國默不出聲，利用時機「捉魚」，接着就向乃寬政府提出許多要求，如暹南錫礦的專有開採權、租賃崙披尼公園建築機場等。國內的黨爭和變亂，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有利無害的。鑾披汶政府這次出現，勢必替外國人帶來更多伸展的機會。

鑾披汶的東山再起，這事實說明了暹羅政權的脆弱，說明了暹羅人民黨覺醒與團結鬥爭的力量還不足以對抗反動勢力，也說明了以皇黨貴族大地主為基礎的封建勢力將屆從以外國壟斷資本家為後盾的買辦資本與軍人集團，而在國際關係上則是美國的擴張主義及壟斷資本在暹羅戰勝英國使——英國追從美國的結果。同時，鑾披汶的東山再起，儘管用什麼美化的民主自由份子參加「聯合內閣」，如拉攏從「自由泰」分裂出來的裝得「左傾」的「人民黨」的乃良，拉攏以「比較清廉公正不作左右袒」而出名的鑾亞崙，乃至拉攏文治派的「革命元老」鑾巴立系統下的人物，宣布什麼「八大政綱」等類的「美麗的謊言」，但法西斯軍人集團重掌政權而沒有受到國內國外有力的制裁，事態的發展，將和扶助德日帝國主義復興及支持殖民地掠奪戰爭一樣，對於東南亞的民族獨立與和平、對於暹羅人民的自由、對於暹羅一百多萬華僑，將是同樣嚴重的威脅。

一九四八、四、一五

鑾披汶像

公司的利潤來說吧，比一九四六年要增加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三四十，但同年工資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這情形若繼續下去，結果是人民的購買力降低，物資銷售停滯，物價下跌，物資過剩，生產減少，停工失業，經濟恐慌就來了。今年二月美國物價曾一度下跌，可以說是恐慌的警號。

美國戰後生產力空前膨大。按經濟的自然法則，生產力大，生產品增加，工人的工資亦應該增加，同時減少工作時間，使工人有錢買這些生產品，一般的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改善，國家也可以繁榮。但是由資本家所操縱美國政府不走正當的路，違反經濟自然法則，限制生產，壓制工人增加工資的合理要求，寧願造成人為的「生產過剩」。

來信說，美國生產過剩，物價下跌，但那只是二月間一時的現象，後來物價並沒有繼續下跌。美政府正在實施援歐計劃，使物資外銷，以緩和人為「生產過剩」的危機。（所謂「生產過剩」，並不是說生產品多得人民用不完，而是人民的收入不能增加或反而減少，沒有能力購買。「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現象。）

到目前為止，美國工人收入的增加，依然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來信說「物價不斷下跌，工人收入可以過得去了」，是和事實不符的。

希望以上的解釋，答覆了先生所要知道的問題。

（淑之）

★　★　★

一四〇六六定戶：

你的四個問題，分別奉覆如下：

（一）「山姆叔叔」（Uncle Sam），如你所說，是指美國，一般的考證認為是在一八一二年戰爭以後纔用起來的，有人以為係由U.S.(United States合衆國，即美國）兩字推演得到。

（二）「財政赤字」的「赤字」，因為預算決算表中的入不敷出的數字，是用紅墨水寫的，所以這筆不敷數就稱為「赤」。

（三）「白皮書」（White Paper），美國、德國、日本、葡萄牙政府發表的報告書，或英國政府發表的外交文書，都用白皮，故稱白皮書。

（四）「費邊主義」（Fabianism）——指一八八三年英國成立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同人底主張，大體上認為工人的經濟地位已經改善，不必經過暴力革命就可以到達大同社會；他們不承認階級鬥爭，而且反對階級鬥爭。

提高日戰犯生活水準？

——讀荒木小姐「探監記」

徐 莊



美國援日的水銀柱正急劇的上昇，口口聲聲嚷着要提高日本的生活水準，鮑萊一九二六年—一九三〇年的水準既被否定，這也罷了，但遠東委會議決提高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現在也要推翻了。斯揣克的建議，要把日本再抬上去，他說：欲使日本在五年內自給自足，其出口盈餘必須按照一九三九年的幣值超過十億美元；特萊柏的談話更爽快，他索性率直主張「彈性的水準」，表示美國不願把日本的水準凍結在某一年代，只要日本人努力，他可以任意的發展自己的生活水準；不過這些都只是言論方面的渲染，也許有些人要認爲美國「說到未必能做到」，那末且看事實吧。

我最近讀到日本荒木幸子小姐的一篇「探監記」，她就是鼎鼎大名日本大戰犯荒木貞夫的女兒。她在這篇文章中，詳細記述入監的經過和戰犯們的生活，她一面感謝美國律師「熱忱的幫忙」以及美軍「和藹殷勤的招待」，一面又爲羣犯獲得庇護和優待而慶幸。她這樣的寫着：

「……建築物裏有着許多大小相同的房間，這是原來監獄的間隔，但裏面的陳設，可比從前的普通監獄時代大大不同了。基本設備是一桌一椅，桌子的下面是洗臉盆子；椅子呢，把板揭開，下面便是現成的「水廁」，這種兩用的椅子，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到。床褥的設備十分整齊而清潔，使人感覺這簡直是療養院，而不是犯人宿舍呢。」

「……據衛兵說，從前這種獄房是規定每室住十幾個人的，但現在每室只住四個人，這自然是綽有餘裕了。」

不特此也，荒木小姐對戰犯們的日常生活，又有下列的記載：

「……從犯人的口述，證明了在這裏生活得很好，他可以吃西餐或日本餐，但他選擇了後者。一天三頓飯以外，下午還有一頓茶點。戰犯監獄最重視犯人的健康，食住問題兼顧之外，每天還有醫生臨室診視，一點微小的病痛也不會瞞過他們，病情較重卽移監獄醫院療治，更嚴重的，還可以送到外間專科病院醫治，這一切一切，全有戰犯管理當局妥爲照應，完全不用犯人操心。犯人每天過着悠閒而舒適的生活，每星期可接見辯護律師一次，其他的時候，可以閱讀一些小說書報，或是從容的起草辯護書，以便屆時應付審判之用……」

西餐、飯、點心，供應無缺，這使我們不由的想到，日本戰犯監獄，實際已「提高」而成爲「戰犯休養所」了，戰犯管理當局，等於做了「戰犯休養所」內的「看護小姐」，他們不是在監視戰犯們的自由，而是戰戰兢兢惟恐或失的侍候着戰犯們的日常生活。美國要提高日本人民生活水準，因之「福延戰犯」，難怪荒木小姐「心頭告慰」不少，終於虔誠的說出心坎裏的話：

「是的，幸福將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誰也會這麼想，甚至別人，大多數的別人，包括了明達的友邦人士，他們總知道那些過去曾經忠心愛國，因而努力奮鬥替國家謀幸福的人，他應該得到幸福，他值得別人替他祝福的。」

日本戰犯們現在既恍如置身天堂，這就令我們不能不承認「提高日本人民生活水準」的「一番眞誠」了，美國的確並不只是說說而已，且已見之於事實。但是且慢，且再看維索柯關於日本勞工生活的幾段寫實：

「女工的工資只等於男工的一半；童工呢，那簡直是等於完全沒有工資。

「在漂白房那兒，充滿着酸性的白霧，我看到在一個大桶邊，有一個女孩子不停的咳着，她還不上十歲呢，眼淚從她紅腫的眼眶裏淌下來，不時的用一塊白布片遮掩着她臘似的臉龐，但她却仍是天眞的談笑着，她的名叫惠美子，已經染上了肺病。

「用着『幫助父母』的藉口，來從事剝削童工，目前在日本是極流行的；兒童照例不是工人，然而他們同大人們一樣工作，每天在十小時或十小時以上，但他們的報酬呢？他們是『幫助父母』的，但他們的父母却在飢餓與貧困交迫中疲憊不堪了，爲了沉重的負擔，不得不把他們的兒女送到工廠裏去。

「同樣的情形，我有一次在京都的鐘紡絲織廠裏，看到有一組紡織機是由橋川的一家大大小小所管理的，其中包括父親、母親和五個孩子，這五個孩子中，年齡最小的只有八歲。我問：『這些孩子們可以得到好多工資呢？』回答是：『這些孩子們是得不到工資的，童工是受法律禁止的，他們只能幫父母工作。』

「我們又參觀過大阪紡織工人的宿舍，一幢房子裏住着許多人，睡在骯髒的蓆上；一家老老小小都住在一個房間裏；廠方把他們的工資扣除了四分之一，作爲房子的租金，而且還要爲着壞得可憐的食物、雜草似的蔬菜和腐爛的魚、以及公家的配給品，得支付一大筆錢。

「『你賺多少錢？』我問一個女工。

「她以苦痛而帶着幽默的口氣回答我：『我們的待遇很不錯，但我們得不到什麼。』」

這與荒木小姐所述的戰犯生活比較一下，不由得人們不吃一驚，工人都在飢餓交迫中，睡在骯髒的蓆上，全家老少都住在一個房間裏，工資被扣作房租，吃着雜草似的蔬菜……。

原來「提高日本生活水準」的對象，只限於戰犯們，還有財閥、地主、官僚這些少數人，這也許正如荒木小姐所說，這些人「都是忠心爲國努力爲國家謀幸福的人」，幸福應該降臨到他們的身上；至於勞工，只會鬧工潮，或示威，在他們眼睛裏，自然應該加強管制，另訂勞工法規，他們的生活，是不能予以提高的。然而這樣，我們就發覺「提高日本人民生活水準」這句話顯然有語病，不如爽快的修正爲：「提高日本戰犯生活水準」。

一個强大日本的計劃

美・World Report



日本現在正被重建爲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個戰敗的敵人正成爲美國的亞洲計劃和加強遠東反蘇地位的鎖鑰。

美國政策的趨勢是：使日本重工業仍像戰前一樣的水準重行生產、提高日本輸出超過戰前水準三分之一以上、並使作爲賠償品的工廠停止拆卸。這些目標是美國工程師替陸軍部所起草的一個報告的內容，這個報告提出了使日本有一個自足自給基礎所應採取的必要步驟。

新計劃認爲美國應選中日本來代替中國，使其在亞洲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國務院的主要政策設計者凱南，在東京已經爲了新計劃打好了基礎。

日本的經濟將要大大復興，以達到美國所規定的目的——一個相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生活水準。

日本今天的生產僅達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略多於一九三七年的四分之一。鋼鐵產量每年不到百萬噸。

輸出僅達戰前水準的十分之一。

人口每年增加一百萬。到一九五三年日本人口將要大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百分之三十。

糧食必須向國外大量購買以供所增加的人口食用。四分之一的日本糧食必須進口，更多的原料需自國外輸入，如果生活水準回復戰前，那麼比戰前更多的貨物將在國內生產。

針對着這個背景的是斯揣克（Clifford S. Strike）報告的提出，這個報告是由三十個美國工程師在紐約工程商行老闆斯揣克監督之下所草擬的。這個報告認爲日本的全面復興，至少需時五年，或五年以上。

輸入必須提高到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二十，但是這些進口的償付將比戰前更加困難。運輸和海外投資已不復計入收入項內。三分之二的日本貿易將需由外國船隻載運。

輸出必須提高到超出一九三七年約三分之一以上。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將要製造比一九三〇—三四基期中更多的貨物。工業生產將要提高到日本對華戰爭爆發的時候。盟國遠東委員會對日本工業所規定的限度將予提高。

工廠的移作賠償擬減少六分之五。除了兵工廠外，僅有的重要工廠需拆卸的，只有鋁、硝酸和幾所造船廠。

已經標出要部份和完全拆除的其他十四個主要工業的機器，原封不動。日本鋼鐵工業將保有每年六百四十萬噸的產量，幾達原定計劃的兩倍。軸承的生產量將要加倍，機械工具將增加兩倍半。

對於這些復興日本的行動，已經廣泛地引起了曾經參與遠東戰爭的其他國家的反對。

英國正要重獲遠東的紡織市場。英國的紡織商人竭力主張日本的產額應嚴厲限制。

印度正建立起她自己的紡織工業，她要排斥日本廉價的貨物。

中國也正利用日本人戰時在上海所有的紡錠發展她的棉紡工業。中國人要取得戰前的若干日本市場。

蘇聯對遠東貿易不感興趣，但她和中國一樣，反對日本太強大，以致成爲戰爭的威脅。

然而美國是決定使日本強大的。她已使應該移作賠償的工廠開工。八十至九百二十一所以上應該拆卸的工廠已經從賠償名單內除去了。約有七百家其他工廠已經獲准暫時開工。幾乎有半數的日本工業生產品是出自這些工廠的。

美國已對日本政府的經濟事務加以直接控制。佔領當局的官員常常固執地主張由日本人管理他們自己的經濟，並由他們自己負責。現在美國官員已經親自動手了。

反通貨膨脹措施第一次嚴厲地施行。日本政府奉令製出一個平衡的預算來。配給制和食米的管制已經加緊。零售價格的上升已經漸漸低於去年夏天五分之一的比率。

逃稅的情形很普遍，軍政府收捐人正在強迫徵收中。結果，付捐稅的增加得很多。一月一日只有收到百分之三十的，現在已經有百分之五十，官方相信到四月一日捐稅實收額將達百分之八十五。

無論如何美國將給日本以大量援助。本來，從美國來的船隻只限於輸運糧食和其他救濟物資以阻止「疾病和不安」的，現在原料已經可以一樣的載運了。陸軍部向國會要求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來開始這個計劃。在以後的五年，美國可能化至十億美元在煤、鐵、鋼、木材、羊毛、棉花和石油上。

原料供應的缺乏是日本增加生產的主要阻礙。東北、朝鮮和亞洲的其他區域，戰前曾供應日本半數的食物和原料進口，都已與日本切斷或癱瘓了。

日本的美元用來向其他國家購買原料以補不足。可是美元也成爲絞殺日本復興的威脅。

美國堅持日本出口應依美元結付。可是佔購買戰前日本紡織品和其他貨物三分之二的亞洲，是很缺乏美元的。三億碼以上的紡織品堆積在日本的棧房裏，因爲亞洲國家付不出這許多美元購買這些貨物。

日本戰前美元的主要來源——將絲織品賣給美國——現在也已枯竭了。尼龍和人造絲已經奪取了它的許多市場。

可以免於美元缺乏的另一方法已經被佔領當局的官員所發現。

物物交換正和非美元國家進行中。日本絲和少量的澳大利亞羊毛交換。以日本棉織品交換印尼石油的談判也在進行。

日本正向英美銀行請求私人借款以設立二億美元的輸出流轉資金。英鎊借款將使日本對印度和英國亞洲殖民地的貿易易於開展。

美國對日本廉價紡織品和玩具的輸入限制可能放寬。美國進出口銀行所斥資的棉花借款現在禁止將製成品輸往美國。但是不管美國紡織商人的反對，佔領當局正設法來一個變更。

一個強大日本的長射程的前途，日本所依賴的倒不是數目衆多的美國借款，而是如何能迅速重新獲得她輸出的市場。如果日本能夠自給自足了，她就必能從亞洲其他國家獲得原料和在遠東出賣比過去更多的貨物。

低廉的勞動、技術上的優越和與亞洲市場的接近，使日本有一個她的競敵所沒有的利器。

（史煉摘譯）

杜邦·胡佛和希特勒（續完）

——「豪門美國」的一章

美·G·賽爾提斯作
杜若譯

在軍火審問案的發展中，由杜邦爲首的軍火工業，顯然要染指於德國秘密武裝的利潤，破壞一切條約。下面就是幾件證據：

參議員范登堡說：

「我要發表一項一般的聲明……以便使人了解我們所担任的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將討論德奧的重整軍備。……我們發現我們對於凡爾賽冒險的成果有着直接利益關係。……如果是存心不良的勢力以前推翻了這一件事（日內瓦會議）中的軍備限制的企圖，我們現在對這種威脅得戒備。……那一次是世界歷史上欲達成裁軍管制最大一次企圖……當然，我們可以不相信這種假定，說協約國政府，曾允許德國重整武備，因爲各國政府要他們自身解除武裝。……另一個假定必然是比較政府更有權威的那種勢力，對於這種結果有切身利害關係，因而影響着牠。我們現正在鑑定這種可能勢力……在德國以外的國家，過去以及現在都可自德國獲得兩種利潤的來源，而其他各種利潤的來源，可能與德國重整武裝有關。一項利潤的來源是那些直接售貨給德國的人……。喀賽少校，你的公司駐歐代表當中，可有代表，在很久以前的一九二四年或二五年的時候，曾向你提出有關德奧重整軍備的某一種英法秘密報告書存在麼？」

喀賽少校答道：

「我相信有這樣一件備忘錄。」（同上二一七三——七六頁）

還有一種文件，供給了商務部長胡佛對於軍火商眞正有幫助的最後證明。這文件是軍火調查證件第八百三十一號。該證件包括西蒙斯上校致紐哈文州溫徹斯特連珠鎗公司及其他鎗砲製造家的一個報告書，其中一部分的內容如下：

「美國法律是：鎗械與子彈係供出口。

「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大家都曉得日內瓦要召開一國際大會，其目的是爲了限制軍火輸出，這項努力，或許是某些外國份子造成，以禁止軍火的私行製造。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廿五日，商務部長胡佛，致電若干軍火製造商召他們來開會。……這次會議是由胡佛當主席。……

「我們發現胡佛自始至終十分同情和十分有幫助，並且經過他的協助，對其他三十六家軍火工業，發出了請帖。……並起草了幾個決議案，表示美國製造商，反對在建議中的國際協定。

「據信，由於胡佛任命這個委員會及這個委員會後來的工作，阻止了日內瓦會議採取對美國製造商可能難堪的國際協定，並且據我所曉得的，這個委員會到目前爲止，一直沒有解散。

（簽名）西蒙斯
（日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八日」（同上二二四二頁）

調查委員會主席尼葉最後說：

「這一封信，發現西蒙斯把促成這件事的努力歸功於任商務部長的胡佛，及胡佛的委員會在那方面的特別援助，促使日內瓦會議失敗……」

尼葉和范登堡的委員會又報告在希特勒掌德國大權之前後，杜邦公司也是美國各公司中幫助希特勒重整武備的一個。

德國大工業在一九二三年開始津貼希特勒。（鋼鐵托辣斯的蒂森（Fritz Thyssen）在他的「我給希特勒錢」一書中寫得很詳盡。）德國大工業所要求的，是一種安全保障，防止德國共和政府勒令工業分担由於戰敗而強迫加於德國人民身上的金錢和痛苦；工業界要求輕微的稅率，和實行自由企業（這也是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口號），和特別要求防止勞工權力的擴張，（例如實施美國的華格納勞工法等。）由於德國名義上是一個共和國，在社會民主黨統治之下，工業界害怕勞工成爲難制的階級。工業界不久以後，發現可以和社會民主黨勾結。但他們却可能欺騙德國的勞動大衆。

在這個時候，蒂森聽到希特勒能用方法欺騙一些勞動階級。希特勒稱他的黨爲國家社會勞工黨，他對工人發表諾言，說他的黨是社會主義性質，並准許工人統治國家。蒂森曉得這是一個騙局，希特勒定願意接受大工商業的金錢。他開始給錢希特勒，正當希特勒啤酒廳起事失敗以後，他後來並叫別的人也捐錢給希特勒，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的運氣漸漸不濟，看起來像煞德國的一個自由聯合政府可以繼續執政下去的時候，大工業的卡特爾拿出幾百萬來讓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執掌了德國大權。

杜邦家族明白這是怎末一回事。在軍火委員會出席作證的時候，杜邦帝國的外交主任史文特（Wendell R. Swint）說，他曉得克虜伯廠「已經擬定了一個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工業界捐獻給納粹黨，作爲基金，實際上，每一家工業都被要求把工廠中每一職工的薪水，捐出百分之點五，給與納

粹黨。法本化學公司也通知史文特，說德國工業界是希特勒納粹黨經費的後台的老闆。史文特出席作證時說，法本化學公司的波許博士（Dr. Carl Bosch）告訴他，「那時是一個法西斯主義和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問題。」實際上是在重申希特勒的宣傳，因爲在那個時候，德國還在聯合政府時代，這一個政府所包括的分子，從極右的保守黨，中間的中央黨（天主教黨），到左面的社會民主黨，都採取一個對納粹綏靖的政策。

軍火委員會並獲得情報，即使在羅斯福當選總統以後，但還沒有就職以前，胡佛仍做着總統的時候，費立克士・杜邦（Felix du Pont）和一位化名爲吉拉（Giera）而實際上是國際有名間諜的布倫納爾（Peter Brenner）的希特勒的代理人，簽訂合同。這一件事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在這個期間，運軍火到德國，仍是非法的，但杜邦公司爲了取道荷蘭達到私運軍火的目的，委任吉拉担任此事。那張合同上委任吉拉爲德國和荷蘭的代理人，「談判出售軍用拋射火藥（propellant）及軍用炸藥交與住在該兩區的購主。」尼葉委員會所搜查到的函件，證明吉拉，杜邦公司駐巴黎的代理人戴樂上校（Colonel William Taylor）和喀賽少校間，討論私運軍火的方法。美參院委員會曾引證戴樂上校的這樣的談話，說運大砲由荷蘭河道中上溯至德國，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那兒沒有人在監視，就戴樂關於積極私運軍火，取道荷蘭入德的報告書來說，合同上所規定的關於吉拉代辦處購買軍用拋射火藥及軍用炸藥規模之龐大……是最爲重要的一件事。不獨此也，這一包括在德國出售軍用拋射火藥及軍用炸藥在內的可驚合同，對於凡爾賽條約中以及美德條約中所限制的德國軍需物資，皆毫不作保留。」

拉摩特・杜邦（Lammont du Pont）曾將與吉拉的買賣，告知英帝國化學公司的麥克高文（Harry McGowan，即後來的麥克高文勳爵 Lord McGowan），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英國的這位軍火爵爺答覆他道：「我們的德國朋友並沒有懈怠……我確切有把握，在德國准許有製造軍火自由，供國內用的時候……他們可望在這種營業上，佔着一個永久的地位。」但麥克高文在他的卡特爾範圍以內，不願有人來牽手絆脚，因此他要求杜邦辭退吉拉。杜邦賞了吉拉兩萬五千美元，把這筆津貼這位間諜的賬列在他的退還的稅欵項下，叫做「消耗金」（Expensive money）。沒有人因這事而關進監獄。

參院委員會又透露，杜邦公司立即派吉拉這一位德國間諜，到日本去爲他們工作。在吉拉向杜邦公司謀一位置的時候，他誇口他是一個間諜，在十三個國家做過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德國反對美國的利益而工作。他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是巴本及鮑艾德上尉（Captain Boy-Ed）在美國僱用的間諜之一。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對德宣戰以後，這位德國間諜「脫離德國，爲我們（杜邦公司）工作，以便保全他的頭顱」，喀賽少校出席作證時這樣說。（見軍火審訊案第十二部。）

杜邦參加武裝德國和援助納粹，以及杜邦與任商務部長的胡佛當他們兩方援助德國武裝之時，有着友好的會商，證據都是確鑿不移的。

在一九二九年，杜邦帝國捐助了大筆欵項中的一部分，作爲競選運動費，把胡佛當選爲美國總統。

有關一九二八年的一件奇事是：也就是恰在這一年杜邦帝國和安那孔達銅礦公司（Anaconda Copper）決定出欵補助一位天主教自由主義者史密斯（Alfred E. Smith）作總統競選。（在這次運動中所提出的宗教問題及宗教憎恨，正如反對勒門 Lehman 競選紐約州長所提出的宗教問題一樣，顯示美國國內納粹——法西主義的如何猖獗，但那是另一本書中所應討論的問題，這兒不多談。）

雖則杜邦家族是美國民主黨的金融後台老闆，然而他們不會忘記胡佛會怎樣替他們盡力，因此，他們也成爲共和黨競選運動中主要後台老闆之一。他們僅不過爲了選舉不能失敗。

共和黨募了九百四十三萬三千六百〇四美元的基金，爲胡佛賭選。但這一個數字，還不是這個故事的全部。有少數大商人沒有付出錢。差不多有一半欵子，約五百萬是來自少數人，每一人出五千至五萬以上。在一九三二年，當胡佛聲譽一落千丈，再行競選總統時，霑染他的過去一任總統利益或希望霑光的一百十二個人，出了四十萬美元，作他的競選費。（關於文件資料，參考與佛克萊克爾教授的用於選舉中的經費 "Money in Election", by Prof. Louis Overacker）。

在一九二八年阿爾佛萊特・杜邦（Alfred du Pont）捐給胡佛二萬五千美元的基金；拉摩特・杜邦一萬；柯勒門（T. Coleman）一萬；費立克士・杜邦卻是列於五千捐欵級的名單內；通用汽車公司的史隆捐欵兩萬五千美元，通用公司費許兄弟及費許各集團（Fisher Brothers and Fisher Bodies）出欵十萬。除此而外，還有貸欵和杜邦家族幫同付出的短缺經費。

（二）杜邦卡特爾與納粹做買賣的全部故事載於一九四四年軍事委員會記事錄第一號「國際卡特爾的經濟及政治各方面」上。在第六頁上這樣記載着：杜邦公司和法本化學公司有着一個君子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一方關於新製造方法，或新產品，必予另一方，有首先採用之權，在這以後，關於某種塑料產品（Acrylic products）的利用，即發生了有趣的故事。這一種塑料供大衆使用，以八角五分一磅的代價賣給型料製造商；而却以四角五分一益司，把同一材料賣給牙醫生，這事在不久以後，有被後者發現他們受到高價剝削的危險。不過這對於自由企業不成多大的問題。如果砒素或其他危險的毒物能夠加添在塑料之內，那末牠就不能再用於製造假齒了。因此在塑料中決定摻了百分之一的砒素。（見上述文件第十九頁）

當戰爭即將到來的時候，各化學卡特爾開始担心牠的前途。文件中透露美國方面的卡特爾構成分子，允許納粹在戰爭以後，不管那一方面獲得勝利，恢復合同和君子協定。利之所在，就沒有所謂祖

國。關於兩方在某一阿根廷所共有的股票，文件中說明：

「杜邦擁護英帝國化學工業這一主張，即股票不能交給戰時的納粹，但保證法本化學公司在戰後爲牠設法使牠恢復參加之權。

在戰時一個中立者維持其卡特爾關係所遭遇到的問題，可由杜邦公司和英帝國化學工業及法本化學公司的關係上找到很好的證明。杜邦公司同意不把法本化學公司的情報供給英國……

「在美國反納粹政策變爲更明顯的時候，若干結成卡特爾的美國公司雖則沒有放棄，却減少他們和德國公司的來往關係。

「舉例來說，杜邦在一九四〇年，繼續談判與法本化學公司的協定。

（上面的引證是出於該文件第六十二與第六十四頁）

在一九四一年，杜邦公司通過一項決議，宣佈來往關係暫行斷絕，以待目前國際緊急局勢的結束。在「儘先取得敵國財產」的標題下，該文件從杜邦公司所訂的正式合同中，引證戰時讓與專制品的形，有如下述：

「兩方依然同意在任何時候重行分配已讓與的專利品，及專利品的應用。」

最後，該文件說及，（在第七十四頁）杜邦公司顯然已有了一種默契在戰爭以後，牠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卡特爾協定，將重行恢復。

杜邦公司在戰後從事恢復納粹卡特爾的證據，首先由美國副檢察長白爾奇（Wendell Berge）提出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他所出席的基爾哥爾委員會（the Kilgore Committee），他在那委員會中宣佈道：

「德國獨佔公司，經由保持與恢復卡特爾協定，將保留他們的權力，這種危險是非常確實的。舉例來說，法本化學公司早已與杜邦公司，和英帝國化學工業，有了接洽，分割南美市場。杜邦公司的外交部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九日向杜邦公司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曾這樣說道：

「杜邦公司，通知法本公司，說杜邦公司在戰後，決意利用他們的幹旋，恢復法本化學公司參加他們的股權。

「杜邦在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給英帝國化學工業的通知書中，說明關於該公司對法本化學公司（即通知書中，所稱做舊股東的是）所負的義務說：

「我認爲我們都同意，如在環境許可的時候，對這些舊股東，負有一種道義上的義務，使他們能再變爲股東，但可以做到這一件事的根據，將在那個時候再加以討論。」

講到這一點時，基爾哥爾委員會的主席基爾哥爾起來打斷他的說話道：杜邦對法本化學公司所負的義務，是否與美孚火油公司對法本化學公司所負的義務相同，這一義務是爲杜魯門認爲危害國家的。白爾奇答道：「對的。」

吉爾哥爾和白爾奇兩人，都堅持美孚火油公司及杜邦公司對法本化學公司的恢復與納粹過去做買的條約，是危險的。這兩人的結論，在白爾奇提出杜邦案中的證據時所發表的聲明中，有最好的表示，他說：

「由於德國軍事上的被擊敗已快到來，我們將可看到在德國人方面，決心保全他們工業力量的努力。

「德國人明白，準備另一次戰爭的最佳機會，是經由保全他們獨佔工業公司的方法。這些公司業已與英美工業界訂立協定。如果這些協定，能够繼續、復活、或在將來能够修訂的話，那末美國能贏得戰爭，但德國將在長期以後贏得和平。

「在下幾個月內，我們應該留心看察政治間諜的大批從德國國內流亡出國，這些人將宣佈他們是尋常的商人。……」

美國大衆不曉得這些事實，也一直不能獲得證據。

報紙把杜邦家族的真實消息秘不透露，歷數世紀之久，使杜邦家族很容易說話，像煞證據並不存在的一樣。（完）



新聞自由的插曲

高弼

在日內瓦的新聞自由會議中，美國代表團主席班敦本來預備大出風頭一下的。但是，據四月十二日美國「時代」雜誌的報道，班敦一出馬就碰了一個小釘子。

當班敦發表演說，主張所有外國記者應有「最大可能」往各國採訪時，波蘭代表格洛茲站起來問他：在過去兩年中，有二百五十個美國記者曾經被允許進入波蘭，採訪新聞，而且，只須兩天的請求，就可以入境了。但是，從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到現在，一個波蘭記者請求進入美國的護照，却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是爲了什麼呢？

對於這個質問，班敦是啞口無言，無法回答。

英國政府肅清內部的背景

跟着美國政府的肅清內部，英國工黨政府也宣布要肅清內部了。許多觀察者非常驚怪，爲什麼標榜社會主義的工黨政府，也來一下這法西斯的把戲呢？關於這，英國保守的「每日快訊報」（Daily Express），曾經透露出一些內幕。

據說，英政府的肅清內部，是由於美國的策動。美方通知英方，除非英國把政府內部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嫌疑者肅清了，美國將停止供給關於軍器研究的情報。這意見，是由英國駐華盛頓的聯合代表團的團長克勞爵士轉告英政府的。艾德禮爲了要向美國借錢，乖乖的照做了。

美國的殖民政策

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佔有了太平洋中的日屬諸羣島；戰爭結束後，美國要求聯合國同意他「託管」這些島嶼。這樣，美國開始它殖民地統治的生涯了。

據美國「人種學院」最近的調查報告，美國在太平洋許多島上的殖民地統治，比諸過去的英、法、日等國，毫無遜色。原來，這些島嶼的統治，都是在海軍手中。海軍當局發出命令，限制島上土人的工資，農業勞動者每小時至多五分到七分美金，技術工人每小時至多九分到一角一分半美金。如果土人不接受這樣低的工資，他們就威脅說要從外面運來敵對的日本和琉球勞工，和土人競爭。同時，美當局已開始迫使土人出賣他們的農地，給美國的商業投資者，用以獲取較大的利潤了。

世界大事日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九日）

日期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經濟與社會	文化及其他
十九日	美撤回對巴力斯坦分治支持主張實行託管制			
二十日	美英法向蘇南建議修改對義和約主張的港及義屬非洲殖民地歸還義國 德境蘇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退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會場 美陸次特萊柏率代表團抵日	華中綏靖會議閉幕決定「總體戰」原則		
廿二日	南國抗議美英法抗議修改對義和約			
廿三日	蘇宣佈完成復員工作軍隊降至廿年前水準 南聲明不堅持的港歸義願以威尼齊戈里亞交換		荷南締商務協定	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在日內瓦開幕 蘇取消學校強迫軍訓
廿四日	芬總理貝卡拉抵莫斯科商簽蘇芬條約	魏德邁語馬歇爾承認中國亟需軍事經濟援助	五十三國國際貿易憲章簽字	
廿五日	聯合國秘書長賴伊不滿美對巴力斯坦出爾反爾態度 美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要求批准擴軍計劃	立院通過特種刑庭組織條例	日罷工人數達一〇五萬人 麥帥密令削減日賠償工廠一二五家	
廿六日	美陸次特萊柏在東京發表復興日本計劃		[illegible]數十工人被捕	
廿七日	特萊柏飛朝鮮視察			正大教授全體辭職要求提高待遇
廿八日	捷總理高德華演說第三次大戰決不致發生 羅馬尼亞舉行新制憲會議選舉民主陣線大勝	參政會正式宣告結束 國軍自威海衛龍口及蓬萊撤退		
廿九日	麥帥總部提備忘錄禁止日全國交通工人總罷工 特萊柏在朝鮮聲明美政府助韓復興	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		
三十日	美衆院通過佛朗哥西班牙暫列入馬歇爾方案 第九屆泛美會議在波哥大開幕		日交通工人取消全國性總罷工 日鋼鐵生產創戰後新紀錄	
卅一日	蘇下令管制柏林與西德陸上交通			
四月一日	特萊柏主張重建日海運業迅速解決日賠償問題 美援外案最後決定六十一億援華佔四億六 美兩院聯席會議取消西班牙列入援歐計劃決議	吳半農談日本問題稱我不反對日本成爲遠東工廠我目前對日主要貢獻爲原料	爲保通商航海條約簽字	滬文化名流百餘人發表對日問題態度
二日	凱南向馬歇爾建議助日自足使成亞洲防共堡壘		麥帥允日本擴展南洋貿易	
三日	美英法三國要求安理會再考慮義加入聯合國 特萊柏向美政府建議全面助日復興	四省首長更動王陵基主川胡家鳳主贛張篤倫主鄂谷正倫主黔	美農委會建議助日一億五購買原料 杜魯門勒令四十萬礦工復工	平津七院校爲華北學聯被解散罷課三天
四日		蔣主席在國民黨六中全委會宣佈不願競選總統	法總工會召開大會抗拒美援歐計劃	
五日	美工部代表團提整頓日航業計劃	國軍退出洛陽		
六日	杜魯門任命霍夫曼爲援歐復興總署署長 蘇芬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字 特萊柏霍夫曼表示反對拆遷日本工廠提取賠償			北大清華師院等校教授工友學生罷教罷工罷課三天
七日	蘇宣佈德境蘇區將於五六月間舉行投票決定組織統一的德國政府 暹羅亞貴望內閣辭職鑾披汶籌組新閣			
八日	比總理史巴克要求美國軍事支持西歐聯盟 美向西歐六國專家會議提出設立西德政府計劃		司徒雷登赴華南視察	平師院學生八人及北大學生十一人被捕
九日	波哥大發生政變泛美會議停開	蔣主席在國大報告經濟及軍事情勢	蘇減低物價百分之二十	國際新聞會議通過譴責戰爭宣傳案 十學生千餘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同學 蓉大學生請願被捕及毆傷百餘人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 第十七卷　第十六期